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集思文丛「第四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 主办

语言探索

郭聿楷文集

语用学中的“前提”理论
反义词的语义对立
词义实体与词义功能
词语的指称关系
符号关系与词义
句子的蕴涵关系
句法象似性漫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重 点 学 科 资 助 项 目



集思文丛
「第四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 主办

语 言 学 探 索

——郭聿楷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探索:郭聿楷文集/郭聿楷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207-07363-1

I. 语... II. 郭...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1203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于克广

徽标绘图:韦尔乔

语言学探索——郭聿楷文集

Yuyanxue Tansuo

郭聿楷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0 000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363-1/H·270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有益的教科书

——写在三部文集出版之时

早在筹划出版系列丛书《集思文丛》的时候,我们就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商定,在推出语言学、文学、社会文化论丛的同时,还要出版系列个人文集。2006年,《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已经问世。如今,这套《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语林思行——汪嘉斐文集》和《语言学探索——郭聿楷文集》又与读者见面了。上述两套学术集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院教师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后者,凝聚了三位老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他们学术生涯的阶段性总结。

作为俄语学院的院长,在三位博导的文集出版之时,我觉得有义务写几句话。但作为晚辈和学生,又感惴惴不安,恐理解不透而未能表达出三位先生的思想精髓,好在这里不是写鉴定和评语,有表述不当的地方大家也会原谅。

三位先生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师长,从做事到做人,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

白春仁教授曾担任多年的北外俄语系系主任。在他主持工作那些年,不仅俄语系的教学和科研蓬勃发展,而且作为第一届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的组长,他领导和亲自参与制定的《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至今仍然是全国俄语专业教学的指导性文件。白教授多年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涉及语言实践、词汇学、修辞学、文学修辞、翻译、诗学、汉俄语比较等学科。他一直从事巴赫金、洛特曼等学术大师的思想研究,承担了多个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我国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重要人文思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此,他于2006年获得了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

汪嘉斐教授是我国外语界知名的修辞学专家。他的学术领域涵盖修辞学、演讲术、口语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多年来,汪教授为研究生教育殚精竭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他孜孜追求的尽善尽美的俄语表达,为中国人学好外语树立了典范。准确、得体、生动、富有感染力……汪教授不仅在理论上探索语言运用规律,而且在实践中把语言表达发挥到极致。凡是和他接触

过的同事和学生,无不为他的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而感到叹服。

郭聿楷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从事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多年,著述颇丰。他还广泛涉猎俄国文化艺术,长期讲授俄罗斯音乐、绘画等艺术课,并多年从事学术编辑工作。郭教授的特点是严谨、严格、严肃,他不仅自我约束,而且对学生严格要求,也正因为如此,他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多次获得各级优秀论文的美誉。2006年,郭聿楷教授获得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评选的优秀论文语言学类一等奖。

这套文集的出版,既是三位先生个人学术思想的凝聚,更为后辈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教材。对于这几个学科领域有兴趣的学者,可以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除此以外,透过这套文集,还可以窥见三位教授研究领域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学习他们不断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扩大视野和深入专业的广博结合,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紧密联系,两者兼长相互促进。这种精神反映了老一辈教师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体现了俄语前辈半个世纪来积累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年轻学者选择学科方向和拓展学术领域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2007年初春,大地复苏,生机盎然。三部文集的出版,为俄语学院“十一五”计划开了一个好头。以此为契机,大家一起来总结治学经验,明确努力方向,把科研和教学推进一步。更为可喜的是,现在一批中青年教师正接替老教授而成为骨干,在各个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形成奋发进取的迅猛势头。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个人文集陆续推出。

借此机会,还要感谢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由于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三位德高望重教授的学术思想得以整理成集,承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鼎力协助,尤其是张晔明先生的热情支持,期盼多年的三部个人文集得以付梓,也作为北外俄语学院向中国俄语界的一份献礼。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 史铁强

2007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 [001] 有益的教科书 / 史铁强

- [001] 俄语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的功能 - 修辞演变
- [009] 语用学中的“前提”理论
- [016] “词汇背景”小议
- [023] 俄语中的换位词
- [030] 词与概念
- [038] 反义词的语义对立
- [043] 施为动词和施为句
- [047] 词义实体与词义功能
- [053] 俄语中的指示语
- [062] 词语的指称关系
- [071] 句子的间接意义
- [083] 符号关系与词义
- [089] 从动词、形容词的指称特性说开去
- [096] 句子与实在
- [105] 句子的蕴涵关系
- [113] 关于元语言
- [116] 义素分析与原型范畴
- [122] 句法象似性漫谈
- [132] 俄语反义词的不对称性

[142] 模糊词义漫谈

[152] 范畴结构和基本范畴词汇

[159] 象似性是语言中居统治地位的普遍机制吗





俄语口语结构在 书面语中的功能——修辞演变

标准俄语形成和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未脱离过人民口头语言的丰富土壤。口语因素和口语规范进入书面语,是标准俄语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特征。在俄语发展的现阶段,通过吸收口语因素来丰富书面标准语的传统规律表现得尤为突出。

口语因素进入书面语,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引进或借用。口语因素进入书面语后,其一系列特征都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其中口语句法结构的变化更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演变过程也更加复杂。本文探讨的主要就是口语句法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的演变规律。

我们把口语因素进入书面语后功能、修辞色彩以及结构特征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统称为功能——修辞演变。这一现象对俄语修辞体系的发展和功能语体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此问题虽然某些语言学著述有所涉及,但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与此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远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М. Кожина 在其所著《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一书中多处提到,一语体因素进入另一语体后,功能和修辞色彩会发生变化。(2:66,69,185,186)但她仅仅提出一种笼统的思想,未进行深入论述。类似的观点也见于 Р. Будагов, В. Левин, М. Панов, Е. Иванчикова 等学者的著作,但一般都是一带而过,不加具体分析。

Н. Шведова 对口语句法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意见,认为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口语结构完全保留着原有的色彩,在书面语中表现为某种外来的、异己的现象;第二阶段中,口语结构一方面仍保留着原有的口语特点,同时也已成为书面语体系的内部成分,可赋予书面语自由、无拘束的色彩。区分两阶段的首要客观标准是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第一阶段是个别的使用情况,第二阶段则是经常性的反复。(3:151~152)

Н. Шведова 的两阶段理论显然是不够完善的。第一,它远远不能概括这



一现象的全貌,实际上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的功能—修辞演变要复杂、丰富得多;第二,把使用频率看作是区分两阶段的主要标准似乎也欠妥当。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的功能—修辞演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口语结构本身的潜在修辞功能,进入书面语后其地位、作用的变化,书面语体系和交际功能对它的影响,在书面语中它常用的典型语境的语体特点等。当然,使用频率对功能—修辞演变会产生重要影响,但频率与功能—修辞演变过程之间并无绝对的制约关系。举例来说,文学作品人物对话中的口语结构是模仿实际口语,这种功能和地位决定它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功能—修辞演变,不管使用频率多高,其口语色彩和模拟口语的功能都不会改变。科学术语进入其他语体的情况也类似。文学作品和报纸语言中的科学术语如果用于直义,便仅完成称谓科学概念的功能,那么不管使用频率多高,也不会引起功能—修辞方面的演变。然而一旦科学术语用于形象、隐喻意义,它立即获得新的功能和修辞特性。这与使用频率也无直接关系。根据 Н. Шведова 的观点,口语结构在作者叙述语言中的使用频率越高,口语色彩越不明显。但据我们观察,叙述性语言中口语结构修辞色彩的演变也不仅仅取决于使用频率。某些口语结构早已是书面叙述语言中的常见现象,但仍保留着口语色彩;另一些口语结构则失去口语色彩,成为书面语性质的句法现象,获得典型的书面语色彩。这种区别也难以单纯用频率来解释。

Г. Акимова 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三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口语结构用于文学作品的人物对话中,是对口语的模拟、复制。但这种模拟、复制有别于实际口语。既然是模拟,就具有修辞意义。此时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其原有的口语色彩鲜明,以外来因素的姿态出现。

第二阶段:口语结构进入文学作品作者叙述语言。此时口语结构必然发生修辞性变化,成为书面语中增加表现力的修辞手段。其功能已不再是由模拟口语,而是感染读者。

第三阶段:口语结构在修辞方面进一步发展,出现表现力的中态化。口语结构频繁运用,并扩展到科技语体、科普语体和某些文学性政论体裁,因而在文学及政论语言中失去原有的表现力和修辞色彩,成为书面语中的中态性句法结构。(1:116~119)

Г. Акимова 的理论比 Н. Шведова 显然前进了一步。对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的演变,着重从修辞和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注意不同体裁的书面语形式和不同交际领域对口语结构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Г. Акимова 的三阶段理论仍不能全面概括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功能——修辞演变的全部表现形式。三阶段的划分,特别是对第二阶段所涉及的情况的分析,仍显得过于笼统。而第三阶段,即中态化,被描写为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的发展演变的完成阶段和终结,这种结论也不够全面。我们觉得,中态化并不是一切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发展演变的共同规律和最后结果。

我们根据对所掌握的语言材料的分析和对此问题的研究,认为口语结构进入书面后的功能——修辞演变过程,可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口语结构进入文学作品及文学性报纸政论体裁(如特写、讽刺小品等)的人物对话,是对实际口语的模仿。就结构本身而言,在对话范围之内,其作用和修辞特点与实际口语中基本相同,此时还未发生实质性的功能——修辞演变。当然,文学作品的人物对话是经过加工的语言,不同于实际口语,不能完全反映实际口语的许多特点。而且,人物对话是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从作品整体的角度讲,人物对话完成一定的修辞功能,其中的口语结构自然也有修辞意义。例如,口语结构可突出人物语言的口语、俗语色彩,有助于造成某种性格特点。在此意义上讲,人物对话中的口语结构在功能、修辞特征上已不同于实际口语。但在对话范围之内,它还是模拟、仿造,因为真实、自然是文学作品人物对话的标准之一。

例如:

— С ним еще был Пастухов. Драматург такой. Известный. (К. Федин)

— Прошу вас не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стрельбу. И не кричать без толку! (Ю. Бондарев)

以上两句中都包含口语性接续结构。在对话中这种结构只是模仿实际口语,反映口语随说随补充的特点以及口语的音调和节奏。在对话之内,这种结构并无修辞作用,就像实际口语中的这种结构一样。但在文学作品整体中,它可具有修辞功能。

又如:

— Вот уж кто дурачка, так это ты, Катюша. (А. Толстой)

— Но вот кого я перестрелял бы всех до одного... так этих кабанов. Ненавижу я их. (Г. Семенов)

以上两句中都包含问答结构这种典型的口语句法现象。就对话本身而言,口语结构还处于模拟、仿造阶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功能——修辞演变。当

然,这种结构有突出、强调作用,这可视为是一种修辞功能,但这是这种结构在日常口语中原本就有的特性,而不是进入书面语后的演变结果。

第二阶段: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中作者叙述语言。口语结构保留原有结构形式和口语色彩,但因为已由日常口语进入书面语的叙述语言,所以发生功能——修辞演变,成为书面语中的修辞手段,赋予书面语生动、活泼、亲切、无拘束等口语色彩。

例如:

Самая поздняя осень — это когда от морозов рябина сморщится и станет,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ладкой». (М. Пришвин)

Трудно было? Да, иногда очень. Мерзли, сторали на солнце, горбились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рюкзаков. (Из газет)

以上第一句中的复合句省略结构和第二句中的问答结构都是典型的口语句法现象,用于书面语叙述语言,明显增加了口语色彩和生动、活泼的意味,具有修辞功能。而类似的结构出现于日常口语,则是一般的中态性现象,不具有在书面语中的上述修辞功能,其口语特色也被统一的口语整体所融合。进入书面语叙述语言后,口语结构处于新的地位和新的相互关系中,由于书面语整体背景的衬托和书面语因素以及中态因素的对比,口语色彩鲜明地突出出来,修辞功能也由此产生。

Г. Акимова 认为,在第二阶段中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叙述语言后,其作用不再是由模拟口语,而是加强感染力。据我们分析,在我们划分的第二阶段中,口语结构仍包含模拟成分。正因为模拟口语,所以才能给书面语带来口语色彩,这种修辞功能是跟与口语的联系和对口语的模拟直接相关的。

第三阶段:口语结构在书面语叙述语言中进一步发展,失去原有口语色彩,成为书面语的特殊句法现象。与第二阶段不同,此时口语结构不再是由模拟口语而造成书面语的口语色彩,它已发展成为书面语的修辞手段,常带有庄重、高昂等典型书面语色彩。在这一阶段,口语结构在功能、修辞色彩方面发生质的变化,这是俄语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十分典型的演变过程。许多口语结构演变成书面语中的句法现象,成为书面语体系的因素。例如,口语的接续结构发展成书面语中的分割结构,口语的省略动词谓语的的结构发展成形式近似的报纸标题结构,口语的带主位一格的结构发展成书面语中某些类型的重指结构,等等。比较口语中某些句法结构和由这些结构演变而来的带有明显书面语色彩的结构,即可看出其功能——修辞演变。

例如:

— Ладно, попробуем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водки... Чтоб уж до конца не омерзеть себя. (С. Воронин)^①

Только на рабо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ожет переходить в качество. Даже если труд — умственный. (Из газет)

以上两句中都包括副句分解现象。但第一句反映口语随说随补充的无准备性特点,不是修辞手段;第二句中则是书面语的修辞手段,起强调作用,并带有书面语的庄重意味。

又如:

— Век жила с ним в обиде, а запятанная обида — она горше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П. Проскурин)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Для всех нас он и великий учитель, и друг, и соратник... (Из газет)

以上第一句包含带主位一格的结构,这是口语的心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句法现象,并非修辞手段;第二句中形式类似的重指结构则是书面语中的加强手段,有鲜明的书面语色彩和庄重意味。

Г. Акимова 在其所划分的第二阶段中,笼统认为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作者叙述语言后变为增加表现力的修辞手段,而对我们第二、三两阶段中分析的两种现象的功能和修辞色彩的明显差别未加区分。看来她对口语结构在书面语叙述语言中的发展变化的分析中,未充分注意书面语不同交际要求、不同修辞特点和功能对口语结构演变的影响。

第四阶段: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与功能和修辞色彩演变的同时,还会发生结构特征的某些变化。这一过程一般与上述第三阶段同时进行;而第一和第二阶段,不会发生结构方面的变化。

例如,口语中为了简便和节省而经常运用省略动词谓语的結構:

— За что ты так меня, за что? Что я тебе сделала? (В. Распутин)

— Так вот из Москвы приказ — всех комсомольцев на фронт...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这种结构在口语中不是修辞手段,语调上也不强调省略的动词,书写上也

^① 我们手头没有实际口语的录音资料,所以用文学作品中的对话代替实际口语,这本是不够科学的。但引用的例子可以反映此处所论及的实际口语的特点。

无标点表示未出现的动词。

由这种结构演变而形成了一种常见的报纸标题模式,如 Хлеб — Родине; Решение партии — в жизнь;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Ленина — к коммунизму! 这种标题不仅修辞功能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加强手段,具有明显的高昂、庄重色彩,而且音调结构和形式也发生变化:音调上明显分为前后两部分,中间有停顿,书面形式上以破折号代替被省略的动词。音调和形式方面的变化,都反映出结构特点的发展演变。

再如,口语中常用带主位一格的结构,这主要是出于表达方便,一般不是强调手段,所以主位一格在音调上并不被强调,其后与句子主体间也常无停顿。(О. Сиротинина 和 О. Лаптева 都曾指出过这种音调特点。)所以,在主位一格后一般不加标点。如:

Герцен он писал о русском народе. (О. Сиротинина 例)

这种结构进入书面语叙述语言后,发展成为修辞手段,主位一格是被强调的语义重心,其后与句子主体间有明显停顿,书写上用各种标点将主位一格与句子主体分开。如:

Последний бой, он самый трудный. (Из газет)

Ладога — она такая, она редко бывает спокойная... (С. Воронин)

Тютчев! — как он неисчерпаем. (Из газет)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и книга: им рядом жить. (Из газет)

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结构特点的变化,进一步加深了功能—修辞演变过程,使这些结构更加远离口语的原型,成为书面语体系中特有的句法现象。

第五阶段: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叙述语言后,由于长期运用,并且进入科技语体、公文语体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的交际领域,可能会发生口语结构的中态化,即失去原有口语色彩,也不获得书面语色彩以及特殊修辞功能,而只作为一般句法手段出现。如:

Человек, его мысли, чувства, его вечный поиск себя, свои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да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координат — вот что исследует писатель. (Из газет)

300 центнеров на 33 гектарах — таков был перв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го звена. (Из газет)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 не шутка — остаться молодой женщин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дной в глуши, с кучей детей. (М. Пришвин)

以上三例中各包含来源于口语的不同类型的重指结构。在这几个句子的具体上下文中,它们无明显口语色彩,也不获得书面语色彩,修辞强调作用也不明显,可视为中态化现象。

再举一个科技语体的例子:

Что знаки языка выражают и возбуждают информацию, это известно. Но что та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я и как, используя понятие о ней, подойти к пониманию значения слова? (Б. Головин)

此例中第一个句子也是一种源于口语的重指结构。从交际要求和上下文的语体特点来看,这一结构无明显的修辞色彩或强调功能,也可视为口语结构中态化的例证。

第六阶段: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还可能经历一种消极过程,即程式化、套语化。这一过程一般由上述第四阶段进一步演变而发生。

语言学著述中,在论及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修辞功能的发展变化时,一般都认为最终阶段是中态化,即失去口语色彩,成为书面语中的一般性句法现象。

据我们观察,口语词汇进入书面语后,经长期运用,一般会失去口语色彩而变为中态性通用词汇。而口语句法结构在书面语中的功能——修辞演变则与口语词汇不同。这是因为,许多口语结构常常是作为修辞手段进入书面语的,带有鲜明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这种结构在高频率重复、无限制地滥用时,往往造成程式化、套语化的结果,产生消极修辞效果。这种过程在现代报纸语言中颇为典型,不少原来具有鲜明表现力的口语结构,在报纸语言的交际语境中被当作时髦修辞手段高频率重复,结果表现力丧失,反而产生消极的修辞色彩,变成刻板的套语,让人望而生厌。例如,一些来源于口语结构的标题模式,像 Хлеб — Родине; План — досрочн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енщина — какова она? 等,由于过度滥用,已表现出这种消极趋势。

报纸及文学作品中的某些口语结构,如脱离内容和修辞需要,单纯追求表面效果而滥加运用,也会造成消极效果,使本来具有表现力的结构失去光彩,最终难免从整体上破坏这些结构的积极修辞效果,导致程式化、套语化的消极趋势。试举一报纸语言中的例子:

Вот почему эта проблема —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 была темой очере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 который проходит раз в четыре года. На нем физиологи мозга обсуждают какую-то одну проблему. Всег-



да одну. Но — ключевую. Но — нерешенную. Такую, от которой зависит дальнейшее движение физиологии мозга. И такую, по которой расходятся во мнениях самые крупные авторитеты ученого мира.

无论从内容要求还是语篇上下文的修辞特点考虑,这段话中接连使用的分割结构都是不必要的,这只能造成消极效果。类似情况在报纸语言以及某些文学作品中已不是罕见现象。据我们观察,分割结构和某些类型的重指结构在报刊和文学语言中已有程式化、套语化的发展趋势,表现力正在消减。这种趋势带有一定规律性特点。

应当说明,上述六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绝对的先后顺序关系,也并非口语结构进入书面语后都会经历这六个阶段。从上文的分析中已可看出,一些结构可能越过某阶段,另一些结构可能停滞在某阶段不再继续发展。所以,阶段的划分不是严格的观念。把六个阶段称为口语结构在书面语中功能—修辞演变的六种表现形式或六种情况,也许更为确切。

参考文献

- [1] Акимова Г. и др. Динамика структур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Л., 1982.
- [2] Кожина М.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77.
- [3] Шведова Н.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синтаксисе. М., 1966.

(1986)

语用学中的“前提”理论



本世纪中期,语言学中表示出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语言学家的视线逐渐从语言的体系、结构,转向语言交际、语言运用。与此同时,语言学更趋向于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发展。语言学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数学、控制论、社会学等多种科学结合,一系列边缘性语言学学科相继诞生。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语用学,以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的崭新语言观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人类语言开辟了新天地。语用学对语义问题的认识,突破传统语言学对意义的研究只注意语言单位的意义的局限,特别注重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语义表现,注重语言交际主体和语境对语义的影响,并且引进逻辑学理论来分析语义问题。“前提”理论就是这种新的语义观的反映。

对前提的研究最初始于逻辑学。逻辑学对句子意义的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真值”。逻辑学重视句子与句子成素间的语义关系,认为句子整体表示的判断的真值与某些句子成素内容的真值相关。(Падучева 1985:48~49)这一研究方向导致了前提理论的诞生。

“前提”的概念首先是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于1892年提出的。他将意义明确区分为两种:确断(утверждение)和前提(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弗雷格认为,如果要断定某事物,那么必然有明显的 premise 存在。如果有人断定说:Кеплер умер в нищете,那么 Кеплер 是有所指对象的,也就是说,存在 Кеплер 这个人。这一点是 Кеплер умер в нищете. 的前提,也是 Кеплер не умер в нищете. 的前提。Кеплер 所指对象存在这一条件具备,这两个句子才能成其为确断。(Кифер 1978:337~338)

继弗雷格之后,许多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都对前提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斯特劳森的理论最有影响。他也从逻辑真值的角度,对前提作了进一步探讨。斯特劳森对前提提出如下界定:如果从 S 的真和假都可引出 P 是真的,那么 P 即 S 的前提;而如果 P 是假的,那么 S 既不真也不假,此时 S 即导致异常,或者说,失去真值意义。(Арутюнова 1985:32)举例来说,Человек, стоящий у окна, мой знакомый. 这个句子有以下前提:У окна стоит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如果不存在此前提,即窗边没有人,那么上述句子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无真值,即导致异常。此时句子内容虽不真实,但不是逻辑真值中的假,因为逻辑值假的否定应为真,而上述句子的否定 Человек, стоящий у окна, не мой знакомый. 在前提不具备的情况下同样不真,所以它只能是异常,而不是假。

弗雷格和斯特劳森的前提观念出发点都是逻辑学中的真值理论,认为同一判断的真和假具有同一的必备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前提是判断的一种前提条件,只有此条件具备,判断才能是真的或假的。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一句话的肯定和否定形式表示的判断,具有同一必备的前提,如果无此前提,肯定和否定的句子都是反常的、无意义的、不能成立的。

从逻辑学开始的对前提的研究,进入语言学后,前提的概念逐渐扩大。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前提问题进行研究,被发现的包含前提因素的语言现象越来越丰富。目前语言学中有关前提的理论已超出弗雷格和斯特劳森最初对前提的认识,他们那种验证公式式的定义,已不能概括语言学中涉及的前提的全貌,并非所有类型的前提都可用真值关系加以解释。所以,仅以真值作为各类前提定义的总的出发点,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困难。俄罗斯语言学家帕杜切娃对已有的前提经典定义进行修正,增加了“恰当性”(уместность)的内容,提出如下前提定义:如果语义成分 P 的假在某语境中使判断 S 在此语境中不恰当、异常或无意义,那么 S 的语义成分 P 即 S 的前提;换言之,如果从 S 在某语境中的恰当性中可引出 P 在此语境中是真的,那么 P 即 S 的前提。(Падучева1985:53)

根据这一定义,前提应理解为是句子的一种语义成分,是句子可在语言交际中正常运用、表示某种判断所必备的前提条件,无此条件,句子就会不恰当、异常。

从现有研究前提问题的文献来看,前提的对象都是句子,即前提是句子的语义因素。逻辑学中前提是与判断联系的,而判断在语言中表现为句子形式。所以,前提可以说是句子的一种属性。逻辑学中前提形式上相当于一个判断,语言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句子,而不是词组或其他语言形式。

关于前提的分类,学者的意见众说纷纭,分类理论形形色色。我们根据已有的分类理论,将前提归纳为以下几类: